

王晴◎著

什么事

戏 戏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飞 一 般 生 活



感谢所有的经历。

歌之外，戏之外，职业之外，是另一出戏。哭着笑着，在戏剧中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。

戏里是涂抹了胭脂的脸，卸妆之后，你甚至更加不圆满。因为太真实。那些最真实的疼痛与欢乐，失去的，得到的，永远拥有生命，永远无法上演。

戏外的戏，上天给你时，你永远无法选择或放弃。此时，你只是像个被剥夺了权利的无辜孩子。

感谢你们，那些可爱的，带泪的，带笑的，脸。

哭过笑过，结束的时候好，就一切都是好的。

附录

-
- 1 戴娆：生命中的省略号…… / 001
 - 2 辛欣：痛到哪里算是一程？ / 009
 - 3 姜昕：不小心中了婚姻的毒 / 017
 - 4 戴秦：我是我女朋友的第一个男友 / 025
 - 5 听，高枫的忏悔 / 035
 - 6 索妮：死亡边缘的整整十二年 / 041
 - 7 王艳：不规则的幸福 / 051
 - 8 蒋雯丽：幸福不一定要写在脸上 / 059
 - 9 李静：我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被打过来的 / 065
 - 10 苏瑾：我觉得婚姻是命运 / 073
 - 11 李霞：北京泪与怒 / 081
 - 12 何静：经历了生死的七年之恋 / 089

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整个人生当中都没有父亲的感觉，永远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这种缺憾还不像是在身体上缺了一个肢体，而是在你的情感生涯里缺了一个角落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

戴娆：生命中的省略号……

“爱尔兰”酒吧门口。

一个娇小的女子，打开车门，下车。说，你好。

戴娆友善地给我打招呼，心中突然很由衷地踏实。是个友善的女子。

这个栏目的性质注定去揭别人的伤疤。那些平日里不愿想的事情，此刻却像衣服，被别人一层层剥掉，没有任何包裹。一切都赤裸裸。

有些残忍，但必须这么做。我跟戴娆说，你或者把我当一个新的朋友，或者干脆就当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现在凭你的第一直觉，告诉我想起来让你最辛酸的事儿。

这是分阶段的。六七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离婚。离婚之前他们会吵架，我觉得很害怕，很无助，觉得要失去很重要的东西。害怕是因为不知道，如果知道是什么也许就不会害怕了。真等到他们离婚了，不闹了，也就好了。

那时候就觉得他们离婚是因为我，我不听话，我不好，他们才离婚。因为你知道人在吵架的时候会看谁都不顺眼，比平时都讨厌得多。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特别安静，让自己躲，把自己藏起来。

我无法想象爸爸妈妈分开，不在一起生活了，这个家不存在了会是什么样。我无法想象。我怕他们两个都不要我了。因为他们老吵架，就把我从四川送到了北京，那时候只是很想念母亲，只想有个人还要我，还能有个人在我身边，就很好。

后来妈妈一个人回到了北京，我觉得必须这样了，也只能接受了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最清晰的就是当初的怕。真的很怕。

戴娆很娇小，像只受了伤的猫，蜷在沙发里。声音很轻，略带沙哑。我垂着头，并不敢看她的眼睛。她也并不看我。

人的生出，到惜别。太多的磨难与坎坷，谁都无法逃脱，也无法选择。可你还是个孩子。最起码童年应该是欢愉的。一切的荒凉，黯淡，恐怖，罪恶，都应该属于成人的。

那时，你是个怎样的孩子。

有一次，特别小的时候，我在外面看电视。那时候看的都是公共的电视，在一个工厂的宿舍区里边。我还记得，那次看的是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，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南斯拉夫的男主角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在一个特别高的钟楼上，为了执行任务，用一根绳子从钟楼上爬下来，挺危险的。

可看了一半儿我就睡了。我妈把我抱回家，把门反锁上，就下楼了。她锁门的那一刻，我醒了，因为她关门的声音很大，下楼的声音很急，我第一个反映就是他们又吵架了，不要我了，这次是真不要我了。叫也没人应，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瓦尔特。我就开始找绳子，结果没找着绳子，找出来妈妈织毛衣的毛线，拴在窗户上，顺着毛线就下来了。

毛线当然不够结实了，还好我是小孩。到了一楼的时候，毛线就折了，底下有个水沟，我扑通一下就掉到水沟里了，晕了。一楼的一个住户，当时就听一声闷响，以为是花盆，出来一看是个小孩，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。

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摔伤、淤青什么的。

因为他们俩老吵架，就分居。我就今天跟这个人吃，明天跟那个人吃，时间长了肠胃不好。

有一次我去跟妈妈洗澡，特别热的热水。出来以后赶上爸爸管我饭，他在食堂打的饭都已经凉了，我洗的热水澡，吃的冷饭，吃完饭又跟小狗去外面疯跑，结果，一个跟头摔地上就再也没起来。急性阑尾炎。

当天就住医院。住了一个礼拜，肚子每天都绞痛。因为我们那个医院医疗设备特别差，医生只怀疑是阑尾炎，不能确定，也不能做手术。有一天夜里，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妈就跟大夫说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派车送我们到县城的医院。结果赶了两个小时的路，到了县城的医院，也没有麻药。当时很冷，大夫就放外面冻我，一直问我冷不冷。我还以为他怕我冷，我怕他担心，就不冷。其实我已经很冷了。大夫说不冷再冻会儿，就一直冻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不能回答了，他们才给我做手术。

做手术的时候我知道疼，特别特别疼，因为麻药不够。我妈在外面一边哭一边等。

做完手术，医生跟我妈说，你幸亏晚上把她送来了，不然孩子的命都没有了。他们给我看取出来的盲肠，马上就要穿孔了，只有一小块是红的，其余都是灰色的。

她还有很多病症。急性肾炎，尿血。

戴烧管我要了根烟，慢慢地抽，吐，像她的声音一样轻。

微黄的光打在她脸上，望过去，显得苍白。但表情，只有平静和坚毅。异常的平静和坚毅。

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和谐与不和谐，但是还要大家忍耐。这些我只能猜测，所以在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不会感受到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，因为没有比较。但是我很羡慕别人有一个很好的父亲。

如果我看到一个父亲非常的慈爱，对女儿的管教又非常得体的话，我真的羡慕。

戴烧说到这儿，我不能分辨是因为她投入了情境，声音轻到沙哑，还

是提到父亲时对缺憾的无法掩饰。她明显有瞬间的异样。

声音更沙哑，有一丝停顿，鼻音偏重，甚至手放在鼻尖处轻轻抽了一下。但只有一瞬，似乎多一会儿也留它不住，即便在我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，让人无缘无故心头一个颤栗。

你觉得自己的父亲不好吗？

我不知道。只记得他给我买过一只小狗，买过一个八度的小钢琴，教我画画，画素描。教我弹琵琶，教我下围棋，这些我都记得。

她开始抽烟。平静。

这时的旁观者显然更滑稽。因为对方的感受无法清晰，只能是尝试感受。疼痛在尝试之中模糊作乱。

后来呢？

我再也没见过他。直到现在都没见过他，是他没有选择我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到现在，他也没有给过我抚养费。当时法院判给他，但是妈妈要我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。

恨他吗？

没有，有什么可怨恨的，抱怨从何而来呢？不会那么轻易去恨一个人吧。

说到最后一句，戴娆笑了。声音很响。

在平日里我会喜欢这笑声。可现在，我断定了这笑的底调是荒凉的，它只是在形式上压过了辛酸与无奈。

最辛酸的还是妈妈。妈妈为了我没有再结婚，因为我是一个女孩，怕别人对我不好。从那么年轻到现在，真的很不容易。

我要是个男孩可能要好的多。因为家里有一个男人会有支撑力，男人的力量会有一个支柱的感觉，那是女人无法替代的。我要去替父亲安慰母亲，去陪伴母亲。母亲身体不好，情绪不好，我要去做那个角色，但那个角色是我绝对做不到的。那是一个父亲一个男人才能做到的。可能是一个拥抱，几句贴心的话儿，一个男人能做到，我就做不到。这是我最难过的。

小的时候是妈妈在支撑着这个家，担负着两个角色。现在我长大了，

我们两个的角色互换了。我要挣钱养家，妈妈身体不好我要照顾她，有时候要像孩子一样说她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，该跟什么样的朋友相处比较好。

真的是我成了一个女人之后，才体会到妈妈有多么地艰难。我不想重走妈妈走过的路，所以现在每走一步都很小心，也希望每走一步都是对的。我没有过一个人坐在那儿想起来某些事情冒冷汗的经历，只是会有揪心的感觉。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，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事儿，会很揪心。

我问戴娆，你觉得自己坚强吗？她笑了，说，别人都说我很坚强。我自己呢，小事特别爱哭，大事没有眼泪。

我又问她，那你觉得自己苦吗？她又笑，说，不苦啊，如果没尝过苦，怎么会知道甜是什么滋味？不苦，很有滋味。

瞬间沉默。只有昏黄的光，反射在地上的娇小的影，寂寞地彼此怜惜。

父母的离异在我心里的阴影，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。

小时候我不善交流，总是躲在角落里观察别人，不喜欢被别人评论，甚至不愿意跟别人说我叫什么名字。到现在，我都会比别人敏感得多，不会太张扬，不会大悲大喜，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。没办法，因为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，必须得正面跟别人交流，触及自己永远都不愿意碰的东西。包括现在我跟你聊一些平时想都不愿意去想的事情，要说是对自己的折磨也可以，说是锻炼也可以。

最大的影响，还应该是对婚姻有畏惧。因为看到过父母婚姻的不成功，所以惧怕自己的不成功，甚至会以为这种不成功会有潜在的必然性。小的时候会经常这样想，是因为那时候对爱情和家庭没有区分。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样的，但我觉得婚姻可能会比较麻烦，会有责任，会不能长久地在一起，会打架。

现在知道了，知道没有什么。我有信心，我觉得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梦。我知道了在爱情上你不能给别人压力，不能试图去改变别人，也不能对另外一个人有太高的奢望。认识了这些之后，反而会有勇气走下去了。

我对爱情还是有憧憬的，一直都很向往。

酒吧的灯光愈显柔和。也许因为戴娆的温和。

上帝制造出这样一个女子，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找寻最细致的快乐，是宿命么？包括人们在淋漓的血肉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，都是宿命么？

这两个字太具争议。面对水，一种人滴下去，只是一滴水，自己溅起一个小小的水花就归于死寂。一种人滴下去，却像一滴油，坚韧，无法融化，会不可收拾地向四周漾开。

宿命只是弱者的妥协和托词而已。

有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给我写信，也有要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给我写信。我看了他们的信，觉得字里行间都那么熟悉。

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鞍山的小孩，十四岁，我觉得他好无助。给他回信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无助，很需要帮助。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写信给我。你能给我写信，是因为你知道我也经历过，所以你一点也不孤单，只要你需要我帮助的尽管找我。他说爸爸妈妈已经在跟他商量离婚的事情。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很幸福，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很尊重你。你也应该感到幸运，因为你很早就经历了别的孩子经历不到的事情，你已经很早去自己选择命运了。你要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，其他的事情你都是改变不了的。

后来他又给我写信说，爸爸妈妈已经不吵了，开始和平地谈离婚。因为不吵了，他也没有那么怕了，已经懂得自己做决定，甚至会帮爸爸妈妈做决定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无助的感觉在那一天终于得到了解脱，因为我帮助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孩子。

戴娆的表情突然充满了宽容和慈爱，那种极度熟悉后的温情。声音仍然不大，但很有力量。

那一刻的神情像是荫庇了所有过去和将来，超出了身体之外的自己，等待灵魂深处传来的呼唤。

再大一点就是爱情。因为我本身是个唯美主义者，又是有过单亲家庭经历的孩子，会对感情要求得更多，会对一些事情要求更完美。其实越

这样越不容易成功，压力太大。

而且有一点，男朋友必须对我妈妈很好。

还有那些经历，让这个无助的女子，变得倔强。

她曾只身去南方寻梦，结果对老板安排的公关小姐不从，行李被人扔到了楼道里。曾经没有钱吃饭，没有地方睡觉，跑到一个大学的操场里，看学生跑步，打球，然后在那里昏昏睡去。曾经……曾经……

还有，后来我提到了缺憾。听录音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残忍。

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你想一个人人生当中都没有父亲的感觉，永远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这个缺憾还不像是在身体上缺了一个肢体，而是在你的情感生涯里缺了一个角落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

一直平静的戴娆，此时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然后垂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天黑。夜是流动的一切。我突然想起了比利·市拉格的一句话：在深蓝和魔鬼之间，是我。

那么，在经历和戴娆之间，是什么？

……

一生中，注定要错过与失去一些东西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也许那是你最想留下的一部分。

在人生大大小小的游戏中，没有人输或赢。只有痛彻心骨的伤痕，永远牵动你的心灵，不能平复，像戒指印在手指的痕迹，像是爱情走过的痕迹。

辛欣：痛到哪里算是一程？

听了一个女人的故事，我想写点什么留在这里。比如，这个无法挽回的故事。

可故事终归是故事，终归是留不住的。尽管你伤也伤了，哭也哭了。如果说话我们还不能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辛欣的名字一时间充满我们的耳朵，但总和另外一个名字连在一起。关于她和相恋十年男友的故事，我不再说，辛欣也不再想说。可总有人在说，兴致勃勃地说，莫名其妙地说，甚至背实而说。

只有女人才懂女人的痛。

男人无法明白。我是女人，而我此刻却只是一个真诚的倾听者和传达者。希望你们，更多的人，都容得下和听得进一些真实。

把采访机放在辛欣面前的时候，很长时间的沉默。我不知该怎么问，辛欣也不知该怎么说。

起初还可以故作轻松。跟辛欣说，咱们就聊聊天儿吧，你就说说这事是怎么出来的。

我们是1999年10月30号分手的。他去沈阳做节目，三天时间，回来12月底就结婚了。去参加婚礼的都是我们在大连的好朋友，你想我那时候是什么心情，根本没办法形容。

后来一个女孩就拿出《知音》的一篇稿子，写的他老婆在上面说什么五年前跟孙楠就认识了，相爱了两年，给我气得简直没法说。那个女孩也是打抱不平，想让我解释一下我的委屈，我也特激动，就说了。结果就有了后来《知音》上说我跟孙楠那些事儿的文章。

因为那时候我在酒吧唱歌，也没什么人关注我，大家当一个故事看了就算了。这次我发唱片，西安的一个记者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又把这事给翻出来了，好像是我现在发唱片了才又去说跟孙楠怎么怎么样。

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我怎么解释大家都以为我在炒作。

采访的当时，瞿颖也在场。作为辛欣多年的好友，瞿颖给予的帮助不是只言片语能说的。况且百般恳求，辛欣才同意提到瞿颖。因为每次为辛欣打抱不平，都给瞿颖惹来了一些麻烦。

有一点要说清楚。辛欣，包括瞿颖，还有我，要说的都不是孙楠。

一对男女相恋十年的故事说起来会很动人。但经过这生动的十年之后，女子被抛弃，被否定，女子的委屈无处可诉。不能哭，不能说。女子怎么都是错。忍了也是错，不可比。

所以我们的出发点，只是想凭借一个载体解释一下辛欣的心情而已。不巧辛欣这种状态的由头是孙楠而已。

不假，炒作是明星惯用的手段。可拿自己几乎已经愈合了的伤疤来博取更多人的关注，未免残忍。而且这对一个女人来说，也太冒险。女人没有足够的力量一遍一遍为自己疗伤。

提起这些，瞿颖仍旧沉不住气，义愤填膺。

瞿颖：那个是辛欣在西安接受一个采访。西安的那个DJ也是好心，看完那篇文章挺有感触的，就做了一个配乐诗。有个记者是听完了配乐诗才把那篇文章找出来的。

辛欣：西安那个DJ跟我挺好的，我跟孙楠什么事他都知道。他是好心，找了一个女孩站在我的立场上给念了一遍，做了一个配乐诗。

反正后来那个记者写的东西就是有问题。你可以说辛欣过去诉说什么都没问题，可大标题就是什么辛欣诉说跟孙楠十年恋情怎么怎么样，就让人误以为是现在我发新专辑了才去说这事。

开始就是这么一个初衷，现在弄成这么大一件事。

辛欣外表柔弱娇小，但北方人骨子里的坚强与豪爽无法掩饰。说话随着心情走，不刻意，不伪装。

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，想，只有一个瞬间，你并无防备，厮守十年的那个人，忽然不见。爱的十年，十年的爱，都变为曾经，变得遥远。

十年，于一个女人，意味着什么？谁都形容不出。只是一个故事？擦肩而过的心碎？人生旅途中的一次停顿？然后，继续走？……什么都不是。

那是一种痛。痛彻心扉的痛。

听辛欣的歌，《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》，问辛欣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？

肯定特难受啊。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开始我也唱歌，后来为了帮他打理一些事，我就干脆不唱了。结果唱完《不见不散》，我们俩一块做完《你快回来》那张专辑，一块儿进棚录音，忙来忙去。那些事刚刚就绪，人也慢慢起来了，经济上也能转得开了，刚松一口气，刚好了两个月，一点不撒谎，就出现那事儿了。

当时他有他冲动的一面，处理这事儿我也有不成熟的一面，反正最后是没挽留住。分了以后，我马上就得找事儿做。可心里又特难受，什么也干不下去，就看电视。结果打开电视就是他，换个台又是他，想忘都忘不掉。回去给我爸妈还得强装笑脸。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父母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这接二连三的刺激，那时候要没有颖子（瞿颖）他们，我肯定都撑不过去了。

幸好我还有一点理智，想不管怎么样我还得做事儿，起码自己要养活

自己。生活就是这么残酷，他火了是他的事了，从我们一块儿吃的苦到他自己的辉煌，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必须得从零做起。那时候我头脑一片混乱，就跟颖子商量，一会儿我干这个？一会儿我干那个？颖子就说让我老老实实唱歌，唱得不错，又是你的专长。我一想也是，就又去酒吧唱歌了。

那些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，心里特别难受。一是分手的劲儿没过去，再就是本来位置都走得高了一些了，接触的人也是有些成就的，忽然又要跟那些十八九岁的人去拼天下，那种感觉特别心酸。而且一休息的时候看会儿电视吧，不是他今天得了个这奖，就是明天又捧了个那奖。要不就是他跟他老婆怎么幸福。当时那些感受我都放在心里面，至少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上台眼泪动不动就出来了。

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哭的人，但心里真的太难受了。颖子就什么事都不干，每天陪我，八点准时去，一直到我下班，就怕我适应不了。反正这件事情也让我分辨了许多是非。我们共同的朋友，有些很现实的人可能马上到他那边儿去了。也有一些像颖子这样的人，不计较利益，重的是情义。

从小到大，就有一次因为我爸脑溢血，医生说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，让我很揪心，这一次的痛绝对不亚于那种亲情之间的痛。这么说是没有力量的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场景才知道是怎么一种难受。即便是当时说分手的时候，也没想到真的分了手是这么难过的一件事。

不到发生的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。

眼泪和诉说在我面前真实地发生。即便是整理录音的时候，情绪依然不能平静。非常乱。

当时我和瞿颖都沉默，说什么都太苍白，试想，把自己在那十年上搁置，同是女人，能不能撑下去？不知道。一切都需要发生。

辛欣哭了，可很快就把眼泪擦去。哭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这一切并没有让你哭诉的依靠。那个在你心里活了十年的人，像精神上的海洛因的一个

人，已经与你无关。

他还在，你时时可以看到他的痕迹。只是，他离你太远。

现在我出了这新专辑，有人问文案里写的东西，或是怎么签约公司的，我都会提到因为感情上的变故我才去酒吧唱歌，在酒吧里被许常德老师发现的。

这都是事实。这次变故是我刻骨铭心的经历，而不是因为对象是孙楠，因为他现在红了，我才一定要把他拉在这儿。我觉得就算这人是一拉板儿车的人，俩人在一起十年，也总有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吧。

那些记忆深刻的东西，有感触的东西，我有权利把它讲出来。很多艺人讲跟父母的感情，讲自己的初恋，都在讲自己刻骨铭心的东西。我也一样。只不过是我现在是一个新人，对方是这样一个人，大家都觉得是在炒作。

这事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颖子说，如果大家以为这是炒作，那我以后只字不提，人家问我就说那十年等于是空白。不可能。因为我那十年跟他还不一样，他签了公司，都是我去围绕他帮他做事，十年都是围绕这么一个人，你让我不讲这些，那我这十年就没别的回忆。

说实话，有一次人家采访我，说你当初为什么去北京？我就说，北京有一特好的男朋友，为了爱情，就从日本跑回来，刻意回避说他是谁。记者就问是你自己吗？我就支支吾吾说……是吧。有一阵儿就给吓着了，弄得自己吞吞吐吐，都不敢提这事儿。

这个秋天，来的不那么早就好了。

一个故事说，一对即将在秋天分开的恋人，想彼此拥有对方多一会儿，可人世间最不能坚守的就是爱情。秋天没有任何怜悯地来了，带着萧瑟的秋风，吹撒了一地的黄叶。

一对情侣能拥抱多久？忘记十年又需要多久？对每一个人，都没有答案。

十年。时光流逝。它只会悄悄地，在心里告诉你，你是爱过的，需要